

北京图书馆藏徐继畲《瀛环志略》 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初考

俞旦初

徐继畲《瀛环志略》自序中称，他这志略的辑著工作是从1843年（道光23年）冬开始的。至1844年秋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写成初稿，名《瀛环考略》，可能就是他所说的“依图立说，采诸书之可信者，衍之为篇，久之积成卷帙”。后来，“每得一书，或有新闻，辄改增补，稿凡数十易”，先后“五阅寒暑”，“未尝一日辍”，到1848年秋才完稿付梓，定名《瀛环志略》，为初刻本。

《瀛环考略》的稿本，台湾文海出版社曾经先后以“清代稿本百种丛刊”和“近代中国史料丛刊”两种形式影印问世，流行海内外。徐继畲故乡山西省的学者发现当地后代藏有先后、详略不同的四种《瀛环志略》稿本，即五台渠氏藏《瀛环志略》手稿；五台徐氏藏《瀛环志略》“第三草稿”、“欧罗巴”“松龕过目”誊稿，“校定已清”誊稿，现分别保存于忻州市徐继畲学术研究会和五台县徐继畲纪念馆。最近，笔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《瀛环志略》的另一种稿本。因其是在请人誊清的稿本上徐继畲又亲笔修改，姑且名之为“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”。在此拟对它作一初步的考证和介绍，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。

一

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第二册（卷二）封

三页，有墨笔行书题识云：“此书系松龛（徐继畲字）先生所著，其图并字皆先生请（？）手所拓。鸿石（原写“徐府”，圈改为“鸿石”）借吾家所藏先生之《志略》（按当系刻本），后被火蚕食，于是府（似应为徐府）以先生之墨迹（按即指此稿本）返璧，吾先人又赠以青蚨（按指钱）三串。吾藏之家塾，尊千金不售焉。古人云，一字值千金，何况汪洋千言乎。”这题识说明稿本的部分来历。可惜此题识未署名，亦未署时间。有待进一步查考。

原来“题识”者称，这个稿本“藏之家塾，尊千金不售”。可是，稿本第一册封三页左上角贴有“北京市图书业同行公会印刷”的售书议价标签，标明：书名“瀛环志略”，册数“9”，版别“稿”，议价“100（元）”，议价者章“东四区议价组”，议价时间“57年6月”，编号“收字第326号”。不知道此稿本是通过什么途径到了北京东四区的古旧书店。1957年以后，终于为北京图书馆的有识者所收购入藏。

二

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，在第一册（卷一）地图、正文之前，单独夹有彭蕴章、鹿泽长的序，以及陈庆偕的跋各一篇，均为誊清稿，署作于1848年（道光戊申，28年）。这二序一跋没有重新抄入稿本，也没有装订进稿本。其所用纸非稿本用白纸，而是旧时木刻直行方格纸，且各不相同。彭序用的是浅蓝方格，并刻署“食旧斋稿”。鹿序和陈跋用的是不同色泽的浅红方格。用纸篇幅均小于稿本。它们之间大小也不等。彭序最大，鹿序次之，陈跋最小。誊写字迹工整，但字体各不一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彭序最后署名之下，盖有彭本人的两枚红色篆字印章：一是“彭蕴章印”，二是“詠莪”（按彭蕴章，字琮达，又字咏莪。“詠”为“咏”的异体字）。综合以上各种情况

可以认为，这二序一跋，是其作者各自分别送交徐继畲的原稿。经查对，与后来刻本所刊的序和跋完全一致，不过彭序印章没有在刻本上得到反映。徐继畲自序，与陈庆偕同作于1848年（道光28年“秋8月”），而这里未见，可能是另存别处，且此稿本尚非最后定稿。未见刘韵珂序，显然是由于它作于1849年（道光29年“夏4月”），在《瀛环志略》1848年付梓第二年才写成交来的。

三

据笔者初步查考，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曾经后人重新装订，而且有误装之处。

誊清修改稿本地图、正文所用白纸，质地细密。分装九册。其中有六册保存原封皮。原封皮浅褐色，质地亦细密，与1848年初刻本封皮纸相似。封皮上所题卷数与目录的格式不统一，与初刻本也不同。“卷一”、“卷二”、“卷三”、“卷八、九、十”，均题于装订线右侧上方，“亚细亚”、“阿非利加、亚墨利加”则题于装订线左侧。卷二封皮误装到后加的“卷十 亚墨利加”封皮之下。说明当时重新装订前曾发生散乱，而重新装订者又非内行。“卷四欧罗巴”缺原封皮，现封皮系后加，又未补题目录。“卷八、九、十”均题于一册封皮，实际上“卷十”另有一册，封皮系后加。凡是后加封皮虽亦系白纸，但质地比较粗松。惟独“卷五”、“卷六”、“卷七”这三卷（册）的原封皮题签均较规范，于左侧上方从上而下，分别题：瀛环志略卷五、卷六、卷七。右侧上方从右往左，分别题各卷篇名目录（国名）。原封皮似应为徐继畲的手迹。

在开始查考时另发现，此稿本第一册，卷一，亚细亚，南洋滨海各国，最后一段按语到“则又不”为止，显然未完。查对刻本，实缺12行，279字。刻本下文，连上文，乃是：“则又不然。安

南最贫，然物产未必逊于诸番岛。（中略）市舶虽往，而埔头不设，殆为是耳”。经过反复查对，发现此页缺文竟误装到了卷九“阿非利加”的最后一页。

四

经统计，木刻本地图共40幅（以图名为单元。有的一个图名包括两幅图，也以一幅计），而北京图书馆藏誊清修改稿本，则只有38幅，缺英吉利三岛总图、南亚墨利加巴西图，可能系后来修改稿或定稿所补加的。从卷一到卷六，即从第一幅“地球图”到第26幅“佛朗西图”的图名，稿本和刻本完全一致。而从卷七到卷十，即从第27幅“西班牙葡萄牙图”到第38幅“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图”，则多数有改动，并有所补充。其中，稿本地图之一“北亚墨利加英吉利藩部图”的“藩”字，徐继畲亲笔圈改为“属”，后来的木刻本亦经照改。稿本地图名称，后来木刻本改动者有如：“西班牙葡萄牙图”改为“西班牙葡萄牙合图”，“英伦图”改为“英吉利英伦图”，“苏格兰图”改为“英吉利苏格兰图”，“阿尔兰图”改为“英吉利阿尔兰图”，“亚墨利加图”改为“南北亚墨利加总图”，“米利坚图”改为“米利坚合众国图”，“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图”改为“南北亚墨利加海湾群岛图”。这些木刻本上的改动，在这个稿本中，除“藩”改为“属”外，都没有得到反映。可见北图稿本之后还有其他的修改稿本。

五

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，是在这个稿本中，徐继畲采取多种形式亲笔修订，一丝不苟，充分反映了他辑著工作的严谨。同时可以看出，这些修订并不是一次完成，而是经过反复多次。这正好具体证明了自序中所说

的，在写出初稿后，“每得一书，或有新闻，辄窜改增补”的修改过程。而且，经过查对，这些修订的绝大多数，在后来的木刻本中都是照改了的。笔者从大量修订资料中归纳出几类修改形式，并举例说明。

改字：第一种为点改，即是在拟改的字上加一点，在字旁修改。有时一字之点改，意思就完全不同。例如，卷三，“印度以西回部四国”，“阿剌伯”部分的按语，稿本原文“惟大月氏、罽宾、乌弋三国，为今何地，迄为定论”，在“迄为定论”的“为”字上加一点，改为“无”。原“为”显系笔误。“今考妣水即阿母河，源分五、六支”。在“五、六”两字上加一点，改为“十数”。第二种为圈改，即在拟改的字上加圈，在字旁修改。卷十，“南亚墨利加各国”，“乌拉乖”部分开头一句。稿本原文“乌拉乖，在巴拉圭之南，东北界巴西，南距大西洋海，西界拉巴拉他，地域之广狭未详（地理备考云，长一千二百五十里，广一千三百里。而西洋人所刻地图，地乃三倍于巴拉圭。未知孰是。——按：括弧内所录，原稿中为双行注文）南方多冈阜，迤北坦阔。巴拉大、乌拉乖诸河交贯，田土肥饶，物产极丰”。经朱笔圈改（其中有三字为“字间插补”，详下），改成“乌拉乖，在巴拉圭之南，东界巴西，南距大西洋海，西北两面界拉巴拉他，长一千二百里，广一千三百里，南方山阜纡蟠，北方则平原坦阔，内哥罗、塞波拉的、巴拉大、乌拉乖诸河交贯，田土肥饶，物产极丰”。第三种为涂改，即在拟改处用墨涂去，在字旁改写。也有的是用白色涂料涂在字上，然后再在涂层上改写，字迹显得模糊。例如，卷一，“南洋滨海各国”，“越南”部分正文，稿本原文为“西南界真腊，东面大海”，其中“西南界真腊，东”六字一逗号用墨涂去，改作“东南”二字，成为“东南面大海”。类似者还有贴改，即在拟改处用原稿本白纸贴掉，然后在贴纸上改写。个别处亦有就字改错的情况。

删改：第一种为圈删，即在拟改的字上画圈以示删去。第二种为涂删，即在拟改处用墨涂掉，以示删去。例如，卷一，“南洋滨海各国”，最后一段按语，稿本原文“按南荒诸蛮部，安南、暹罗、缅甸，国势相埒，真腊差小”。这里“真腊差小”四个字被墨涂去，尚隐约可见。第三种为贴删，即在拟改处用原稿纸贴掉，并在贴纸上画一墨线，以示上下相接。例如，卷三，“西域各回部”，稿本原文“哈萨克，回部之大者也”。原来在“哈萨克”之下有双行小注，被贴掉。

插补：一种为书眉贴条补文，即在书眉贴原稿本用纸，上写拟增补内容，并于原文拟补文处的两字之间，作一标志，说明贴条补文插入此处。例如，卷八，“阿非利加”，“阿非利加中土”部分第三段，稿本原文“达尔夫（一作他弗——原为双行注，无括弧），在哥尔多番之西”，“居民皆回回，俗重农功，每岁国王率尊长躬耕，以劝农事，贸易颇盛”。在此处书眉贴一纸条，上书：“农事（此礼乃见于此地，亦异事也——原为双行小注，无括弧）贸易”，并于原文“农事”的“事”字下方作插入标志。另一种为字行间插补，即在字行间直接补字修改。如，卷十，“南亚墨利加各国”，“乌拉乖”部分开头一段，稿本原文有句“西界拉巴拉他”，在“西”与“界”二字之间，插补“北两面”三字，结果改成“西北两面界拉巴拉他”。

六

笔者在把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的大量修订处与刻本查对时，还发现刻本也有少量与稿本不一致的地方，表明北图这个稿本尚非最后定稿。兹再举数例为证。卷九，“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”，介绍华盛顿部分，稿本原文“西班牙、荷兰亦举兵相助”，这里的“举兵相助”四个字，后来在刻本上已改为“勒兵劝和”，意思完全相反。又如卷五，“瑞士

国”，最后一段按语，稿本原文“按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，（中略）花旗人甘明者，尝游其地，极言其山水之奇秀，风俗之淳古，余不禁悠然神往也”。这里，最后一句“余不禁悠然神往也”，后来在刻本中已改为“惜乎远在荒裔，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”。再如卷三，“西域各回部”，稿本原文中有一大段为徐继畲亲手贴改，原文是：“世多以里海为雷鹞海，误矣。按水经注称妣水入雷鹞海，妣水即今之阿母河也。尝见泰西人地图，大二尺许，画阿母河极详细，由东南发源，支流从两岸汇入者十六道，行千余里，乃成独流，向西北行约二千里，又北折行约千里，入于鹹海，将入鹹海，先汇为小湖，由小湖北注，洲渚错杂，摹绘极细。然则妣水所入之雷鹞海，其为鹹海无疑矣”（下略）。后来在刻本中全都改了，改为“按葱岭以西之水，以雷鹞海为尾间，蜺罗歧梯渚水入焉。考之西洋人地图，葱岭以西，惟印度河南流入大海，其余南北诸小河，下游汇为两大支，北为纳林，南为阿母，皆以鹹海为归宿，则鹹海之为雷鹞海，似无可疑也”。

就目前已经发现的几种稿本来看，北图稿本较接近定稿，价值更大。兹取其有关部分，与北图稿本和刻本作比较，以为证明。

例一：卷一，“东洋二国”，日本部分一段。

1. 山西五台徐氏藏《瀛环志略》“校定已清”誊稿（其他三种稿本均缺此内容）

按日本，本称倭奴，恶其名之不雅，乃改今号。其国在大海之东，居近日出，故曰日本。地方数千里，为畿五：曰山城，曰太和，曰河内，曰摄津，曰○○（按：原稿如此，说明当时徐继畲尚未得知），共统五十三郡。为道七：曰东海，统一百十六郡；曰南海，统四十八郡；（中略）为岛三：曰伊岐，曰对马，曰多裘，各统二郡。地皆依水附屿。郡之大者，不过中国一村落。

2. 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

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，倭奴邻三韩而国，故名韩中倭。后自恶其名，更号日本，在东南大海中，依山岛而居，地方数千里，为畿五：曰山城，曰太和，曰河内，曰摄津，曰和泉，共统五十三郡。为道七：曰东海，统一百十六郡；曰南海，统四十八郡；（中略）为岛三：曰伊岐，曰对马（原稿双行注文，无括弧：按海国闻见录称，日本平列三大岛，其迤北者名对马岛，而此所云对马岛，止统两郡。盖对马本北境小岛之名，后来遂以为北境总名。余尝见日本人所作广对马岛赋，仿选体，极瑰丽。自注云，岛小不足赋，故广言之，亦一证也），曰多婁，各统二郡。地皆依水附屿。郡之大者，不过中国一村落“

3.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内容与1848年（道光戊申，28年）《瀛环志略》刻本相应内容同。

例二：卷三，“西域各回部”，布哈尔部分

1.山西五台徐氏藏《瀛环志略》“校定已清”誊稿（其他三种稿本均缺此内容）

（纳——任复兴提供资料一页，从“林河”开头，“纳”字在前页）林河，泰西称西尔达里亚，发源葱岭，会北方诸水，西行千余里，入于鹹海。鹹海又名鹹泽，又名死海，西域称达里冈阿泊，泰西称亚拉尔，南北约六七百里，东西约百余里，水鹹凝结成盐，不通大海，故名死海。鹹海之西四五百里，有大泽曰里海，又名北高海，泰西人称喀尔士毕安，一作加斯比约，即水经注之雷鰲海，南北约二千余里，东西约四五百里，所受者西北诸国之水，汪洋似海，而不通大海，故名里海。其东岸为西域回部极西之境，逾里海而西，即俄罗斯东南境，与波斯西北境，毘连大西洋诸国矣。世多误以鹹海为里海，不知两海虽近而绝不相通也。

2.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

纳林河，泰西称西尔达里亚，发源葱岭，会北方诸水，西行二千余里，入于鹹海之北。鹹海又名死海，西域称达里冈阿泊，泰西称亚拉尔，南北约六七百里，东西约二三百里，水鹹凝结成盐，不通大海，故名死海。鹹海之西约千里，有大泽曰里海，泰西人称喀尔士毕安，一作加斯比约，南北约三千余里，东西约千里，所受者西北诸国之水，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，故名里海。其东岸为西域回部极西之境，逾里海而西，即俄罗斯东南境，与波斯西北境。世多以里海为雷萧海，误矣。

3.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内容与1848年（道光戊申，28年）《瀛环志略》刻本记载一致。

例三：卷六，“土耳其国”，开头一段

1.山西五台徐氏藏《瀛环志略》欧罗巴“松龕过目”誊稿（其他三种稿本均缺此内容）

土耳其（双行注文：土耳吼○都尔基○多尔其○都鲁机○特尔济○杜尔格），回部大国也，地分西中东三土，西土在欧罗巴界内，中土东土，在亚细亚界内，三土合计，纵横约四五千里，古时皆罗马东境（双行注：即大秦国）（下略）。

2.北京图书馆藏《瀛环志略》誊清修改稿本

土耳其（双行注文：土耳吼○土耳其亚○都耳基。多尔其○都鲁机○特尔济○杜尔格○控噶尔○疴多买诺○阿多曼），回部大国也，地分西中东三土，西土在欧罗巴界内，中土东土在亚细亚界内，三土合计，纵横约四五千里，古时皆罗马东境（双行注文：即大秦国）（下略）。

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内容亦与1848年（道光戊申，28年）《瀛环志略》刻本相同。

另据任复兴所作“《瀛环志略》若干稿本比较表”得知，它们残缺篇幅差别很大。刻本全稿大约十五万字，其中渠氏藏手稿

约只全稿的十六分之一；徐氏藏“第三草稿”最少，只有全稿的四十四分之一；徐氏藏“松龕过目稿”约只全稿的七分之一；最多的徐氏藏“校定已清”稿也只全稿的二分之一强。而北京图书馆藏的誊清修改稿，则是基本上完整的全稿。

补记：

为北图稿本原藏者题识中涉及之人名，与徐氏家族有关，笔者特函询山西忻州徐继畲学术研究会秘书长任复兴，承其复示告知：鸿石为徐磬之字，其父徐继穀，字貽孙，系徐继畲堂弟。徐磬系庠生，曾随徐继畲到平遥书院，掌管文书、印章等。另据方闻编《清徐松龕先生继畲年谱》（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2年初版，1987年二版，王云五主编《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》第十七辑）载，1873年（同治12年，癸酉）徐继畲卒后，“徐府中丞第忽有火灾，几焚及先生灵柩”。题识中所云“被火蚕食”，显系此次火灾造成，说明此题识时间当在此火灾之后不久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